潤州先賢錄

潤州先賢錄六卷明葛鄉纂明史藝文志未載藏書家亦罕著錄堂
畢正統四年進士名蘇州府重修以忤上官移錄江丹徒令稱其情勢官職
坐勒六之後官至廣東參政宦蹟有志人物傳是書載丹徒丹陽金壇
三邑先賢自隋迄宋凡二十八人於郡志之前旗其具讀採諸文集以類分
為經傳撮贊并載其傳事家研若遺文以間所得嘉言懿行與謹鄉賢
祠并稱以錄與郡人所見實為可珍也天順舊刊殘逸元刊本藏某氏
某(?)癸酉二月北平富晉書局得之以百四十元售于本館亦不下宋元書值矣勁盦

鎮江府先賢録序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守范文正公仲淹秘閣修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三賢蘇州太守四明姚君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

鎮江古之潤州實東南巨鎮人物豈止此乎退而考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洪先生輿祖凡二十人白於巡撫都御史劉公建祠於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允爲而郡志事實不詳復

與同寅通守湘陰劉君文徵考摭傳記訪於故老於是事實頗悉編次成帙名曰先賢事實欲鋟梓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其用心也至矣走書来南京因秋官郎中張君恂徵予序之

予因閲之其第一卷曰高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焦光宋劉公宰第二卷曰忠節則唐桓公彥範宋宗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三卷曰相業則宋蘇公頌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

宋洪公擬王公遂第五卷
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
曼卿邵公亢第六卷曰文
學則漢包公咸吳章公昭
唐馬公懷素許公渾宗焦
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
范文正公事實不録者非

郡人也先之以像贊中之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及名公碑記弔祭之文皆載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氣以寓理理以主氣苟專乎氣則其人必

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必失之柔善理資氣氣助理斯無所失矣若潤之先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無有偏失故蔵而爲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煥乎照於當時炳然垂諸

後世是以儀範鄉邦表式
後學也然非都憲劉公則
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
貳則事實又豈得而詳乎
惟茲先賢事實板行於世
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法
將天下士覽而取法焉噫

君子之於乎時養其氣明其理出處得其正始終無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季子之仁義沒而孔子題其墓桓公之復辟除奸宗公之以死殉國陳公之直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

古人之所難也今人取法先賢初若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知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爲郡而急於此其知所先務有志於先賢者歟因序以歸之

吉水廖莊

潤州先賢事實錄序

潤之古先賢指脩身制行濟時行道隨所寓而各盡其誠遵聖法而不失其正故道德功行有大過於人惜其事實雜出傳記不萃於一學者罕能周知四明

姚公堂来爲郡守嘗曰吾
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鎮
江古潤州大郡也長山環
其南大江繞其北鍾此江
山之秀豈無人乎因閲郡
誌始知有吳延陵季子而
下檀高風忠節相業直諫

德望文學者二十人遂歎之曰何其盛哉地靈人傑信不誣也乃謀於同寅諸公曰當共捐俸貿材建祠以祀之復採諸傳記訪其子姓錄其事實圖其肖貌壽梓以傳期後學之士覩

諸賢之事實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噫牧民之方誠得其要領矣書咸屬予序之予惟子朱子欲開示後人進學之門庭先後次序乃蒐輯先賢嘉言善行作為小學之書以訓天下後世

使人有以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叙朋友之交脩身行己之法為政治人之方誠千萬世做人底樣子也令姚公之是錄也雖不敢方於子朱子小學之書他日朱方

家傳人誦使有志之士曰諸賢行道於當時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斯而已矣然則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無補哉

天順六年歲次壬午冬十
二月既望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前都
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雲陽
沈固序

潤州先賢録序

潤為東南名郡山川毓秀人物挺生勲業名節道德文章前後輝映其髙風則有若吳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公宰忠節則桓忠烈公彥範宗忠簡公澤脩撰陳公東丞相陸

公秀夫以至魏國蘇公頌文簡
張公綱洪文憲公擬王正肅公
遂之相業直諫王莊定公存右
秘閣公旻卿邵安簡公亢大鴻
臚包公咸高陵侯帯公昭馬文
公懷素許先生律焦先生千之
洪先生興祖之徳望文學皆表

表偉偉如祥麟威鳳取重當時流芳汗簡足以風勵後人者也郡庠舊有清風大節祠惟陳公東陸公秀夫二賢得祀餘先正諸公未易軒輕而皆不預非缺典歟政暇因謀于同寅貳守張君春通守歐君仕昌劉君文徽

節推任君瑋及郡傅蕭崇華各
捐俸為經營費稟請于奉
巡撫都憲劉公廼於戟門之右
成賢門之南畧建祠宇列季子
而下諸賢位于其中朔望率僚
屬以拜瞻于以發揚潛德而激
勸後來也然諸賢事實郡誌或

遺或畧邦人罔知復與通守劉
君考摭傳記旁采好事者所得
頗悉輙編次成帙名曰潤州先
賢録將鋟梓以傳四方且以嘉
惠其鄉之人嗟夫人有古今道
無古今潤之來者能以先賢為
師出而見用于時則於相業於

直諫於忠節思無愧於先賢退而隱處于鄉則於高風於徳望於文學亦思無愧於先賢斯為善學古人將見清節峻行崇勳美謚媲儷前脩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必有續斯録以同傳不朽者矣庸書以為勸

天順七年歲在癸未正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直隸鎮江府知府四

明姚堂識

潤州鄉賢祠記

賢哲之生本乎天猶草木之生本乎春也旣曰天道有常豈賢哲之士獨生于古而不生於今草木獨生于舊歲之春而不生於新歲之春耶𠩄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盖天具衆理不能言之天生萬物不能裁之特萃純粹精英之氣而生孔子代其言而裁成之此天縱之聖斷不可及也若三千之徒何代

無之鎮江古潤州也其地若泰山一撮之土賢哲之生亦彬彬然

其高風足以愧貪得者如吳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公宰忠節足以驚鬼神者唐扶陽王桓公彥範在宋則開封府尹宗公澤上舍陳公東左丞相陸公秀夫相業之得其宜者右僕射

蘇公頌參知政事張公綱直
諫之不避斧鉞者徽猷閣學
士洪公擬龍圖閣學士王公
遂其他如尚書左丞王公存
太子中允石公曼卿資政殿
學士鄧公亢之德望與夫漢
諫議大夫包公咸吳侍中韋

公貽唐常山縣公馬公懷素
鄆州刺史許公渾宋國子直
講焦先生千之敷文閣學士
洪先生興祖之文學皆炳炳煌
煌輝耀當時光燭萬世日月與
之並明江山為之出色然此
特書其姓名不能詳其事實

惜其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不得親炙於孔子之門而皆能行乎孔子之道若得孔子各因其材而篤之立於三千之徒之列則從祀者奚止七十二人而已哉予故曰惜其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此可

見天道生物之有常也夫諸君子之行能若彼之盛去日愈遠晦而不彰雖皓首有不知其為潤之人物也四明姚公堂来為郡守偶閱郡志載諸君子之畧浩然歎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寧蔬食

水飲移俸易材建祠以祀之
使諸君子道德功行瞻拜之
者咸有以感發其善心精神
降鍾于祠化生潤之士類俾
後之來者皆能如諸君子之
道德功行以供
國家之用則吾牧民之任亦庶

幾矣噫偉哉公先守蘇復來守潤是乃諸君子之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皆足以模範後世無能傳之者天道惜之故默使之來而表章之豈偶然也然則公寔能粹持名教者焉祠在郡庠大成

殿戟門之右中尸諸君子於
木主不以爵之高下惟以時
之先後而次序之屬予為之
記予素不能文者辭不獲特
為之識其年月乃天順癸未
孟春望日也

承德郎工部主事同安鄭霧識

潤州先賢録總目

高風卷第一

先生遺文

忠節卷第二

相業卷第三

直諫卷第四

德望卷第五

文學卷第六

潤州先賢錄總目終

潤州先賢録　高風卷第一

吳延陵季子

贊

宋蘇軾

泰伯之德　鍾於先生
棄國如遺　委蛻而行
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
古之真人　有化無死

直隷鎮江府知府四明姚堂編輯
通判湘陰劉文徽同編

事實始末

季子名札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之少子長子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眜次曰季札諸樊立爲王且死立弟餘祭欲令兄弟傳國以及季子餘祭夷眛卒立季子札乃讓不受退耕於延陵按春秋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
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
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
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
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
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
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
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
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
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
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
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

於難初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子使而反夷眜先卒子僚立諸樊子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終葬延陵土人懷之立廟以祀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唐大曆

十四年刺史蕭定修廟有記宋元祐戊辰奉勅賜嘉賢之廟從知潤州尚書郎楊傑之請也慶元中勅封昭德侯制曰朕考於傳記知神爲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爲榮哉今延陵之民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侯爵往諗于廟其寵嘉之每歲四月十三日有司致祭

廟在丹陽延陵

改修廟宇記

唐潤州刺史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

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藍池斯鹹獘箄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辯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歿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彂寢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嘆表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嗟三嘆焉詳其精義祓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德在於生

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桼列藩條欽崇懿範千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闓壼之內外正㮚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資贄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詞不足須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

唐大曆十四歲己未八月二十七日甲子記

重建延陵嘉賢廟碑

宋中散大夫直寶文閣知建康軍府事兼營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節制營軍馬金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魚

代張縝

始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竊歎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上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已而聞有廟貌在所謂延陵者欲往拜其庭而申奠之抗塵走俗久不獲償所志政和中受命官延陵既至三日謁祠下禮成周覽巨碑屹然魚龍飛動使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在焉然後益知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惟吳在周實夷與諸夏邈絕曾成公十五年始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以前遜國聞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嬴博間仲尼往觀之以爲合禮若夫觀周樂而知所以治亂存亡見叔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蘧伯玉韓宣子之徒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禍難之將

形其閎覽博物聖人之流亞歟及復命而吳王僚掛劒而吊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過人者宜吾夫子興嗟嘆之詞垂翰墨之妙表諸藏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其風而仰之是以殷仲堪叙之晋王僧愍述之梁蕭定記于大曆中文華燁燁刋之豐珉與神筆相煥曁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尚書郎楊傑慨然想高世之躅謂盛禮加于聖朝遂上其靈感乞旌表以增光來世又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來謁者益莊矣延陵故季子邑至今其人事神雖饑饉困蹟不敢懈而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祀惟是雨暘失時疫癘妖孽或竭誠而前禱無不應疴如響然廟宇歷年既久隆者撓聳者摧彩色者焚剝

而不可觀瓦腐墉圮上雨旁風非所以揭虔妥靈也宣和七年邑之豪欲因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翕然願從巧者慮群植能者鳩衆工昔之卑陋者崇廓之素缺者增築之至建炎元年而大殿及官廬立塈塗垝矣屬金人飲馬長江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無恙向已築結者亦巋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三年而長廊大門雲𢌞山峙前翔後建丹堊畢施崱屴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實紹興元年也余既欽李子風猷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書其事俾刻諸石爲詩以遺邑人歌焉詩曰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華基乃至德逮于壽夢始大稱王文風武功則昌而康賢哉季子守節靡聞

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識侔蓍龜明並日月治亂興亡
靡差毫髮痛傺示義掛劒揭誠赫赫厥聲愈久愈盈
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賢我廟褒崇時難而休
曰暘曰雨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宇高甍嚴嚴翼翼
神還宅之萬古血食

重修十字碑亭記

漫塘劉宰

延陵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
狄梁公盡毀江南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
碑新舊各一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
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己卯
春宰始與里中湯沭張次玉并三山鄭寧來致敬同視

廡間淫祀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交人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乃合衆力屬鎮之士常晰再葺兩亭晰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銳薪丙文勸相之未幾吉成俾識歲月窃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懷延陵季子辭 并序

鐵崖楊廉夫

延州来札吾聖人予其禮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爲聖人貶札斜札不爲季歷而効子臧以致辭

國生亂吁是詭也顯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于皆庶也壽夢欲越三長適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况三伯仲俱無泰伯仲雍之行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夷末卒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因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遽以爲善惡之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謂名爲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辯因復著辨使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惟有吳之開國兮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兮聿荊蠻之來從嗟後之人弗率兮將自同於啓戎（眛駐戎王嬦）去諸姬以日遠兮十有四葉而稱王（叶雅）夫何秉之逆德兮又鍾之以順嗣既博物又閎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東兮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感兮德之所以衞類北學于周公孔子兮羌不讓夫東鄰過齊晉之太邦兮警貪功與好直亹宗衛之岌岌兮憂好善而不擇辨鍾聲于戚邸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僑之贈兮蓋雖然若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兮律千鈞於一髮苟奸國於不義兮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乎諸樊兮閽猗乎哉吳天將啓乎季子兮抑剪喪其戎孤悲上國之使歸兮類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鱄

諸而退以待也嫋嫋袅載於江中兮遊鹿上乎荒宮問七
王以何在兮歌至德之遺風適闔門以千亍兮感特書
之題空也矣吾辯以白心兮比徐君之懸劍也

漢隱士焦公

贊

後漢蔡邕

猗與焦君　常此玄默
衡門之下　栖遲偃息
泌之洋洋　樂以忘食
鶴鳴九皋　音亮帝側
乃徵乃用　將授衮職
昊天不弔　賢人遘慝
不遺一老　屏此四國
如何穹蒼　不詔斯惑
惜我朝廷　喪斯舊德
恨爾學士　將何法則

事實始末

公名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與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嘗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氣蒸林表面如渥丹按魏書二年焦光管寧傳光河東人也一名先字孝然建安末關中亂失獨竄河渚間自作一瓜牛廬處其中饑謂之隱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辱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目羲皇以來一人而已潤州去城

九里江中有焦山因光得名舊經云焦光所隱光百餘歲卒嘗三召不起故茲山有洞名三詔宋元祐間無名氏焦山十六題中有三詔洞詩刻于石歷代祠而祀之

國朝尤加崇重載諸祀典命有司每歲三月十五日致祭

三詔洞詩

疇昔先生此掩關紫泥三到石旁間若教便逐蒲輪起安得高風鎮海山

新修焦先生祠堂記

雲陽沈固撰

先生諱光漢末隱士也丁獻帝建安關中之亂潛至河渚作蝸牛廬呻吟其中復尋幽勝徙京口城東江中之山洞居焉朝廷三下詔徵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祠其

洞至今嚴祀不絶舊有堂宇歲久朽腐且祠釋像其中
天順壬午四明姚侯彥容来守是邦行禮祠下周廻顧
瞻咨嗟興嘆以爲表揚風節化民之本而先賢廟貌弗
稱且瞻甚闕典也因謀修葺於是捜羨餘發委積聚材
庀工經營籌畫楹桷之欹鈌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
鮮明之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華扁黴異端崇正祀規
模氣象視昔有加不徒揭虔妥靈甚慰邦人之思也夫
以先生高世之行三聘不赴豈絶世好爲詭異哉蓋是
時漢室不綱群雄並起先生抱康世濟民之才而不遇
文明仁義之主是以蔡邕荀彧之徒雖賢且智猶不免
屈身玷節先生辭卿相之貴千金之富終老空谷子陵
已来一人而已夫西漢養士二百年王莽謀逆而子陵

僅見東漢養士亦二百年袁曹角逐而先生再見先生相去二百年而風聲氣韻如一日富春之山與揚子之山相去數百里而光華高致無彼此論其清風高節匪直矯當時貪饕之弊能使百世之下廉貪立懦而塞奔兢之途且兩漢清節之士皆見於季世又以表國家培養之久所謂歲寒松栢後凋也祠於其鄉以崇名教宜哉雖然夫惟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重清修苦節之士故嚴先生祠堂傾圮范文正公典郡新之加以雄文光照寰宇今焦先生祠宇弊陋已久不遇吾賢太守肅能作興創新乎是知焦先生固無愧於子陵而吾太守之舉亦庶幾文正之軌轍也第以固陋若丘園筆力荒猥而祠記之作不克褒揚先賢發揮郡侯以禮導民之意

爲可少焉祠修於是歲仲秋訖工於季冬而記作於次年孟春云


高風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

贊

安成吳節

濂洛之文　夷齊之節
神明之政　超絶之識
處必以道　出必以時
卓哉文清　百世之師

宋史列傳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賑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座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與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等書方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二人是神教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户於主有連姻因喪

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斃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有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囚若勞而語之故托以他事繫獄鞫之囚者自詭盜牛以賣謾詰其所驗視租户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囚者辭詘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艴然爲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宄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

粃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
幹官職事修舉或引去默覩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
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黄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
往今知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
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
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
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
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
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寺丞郡守以朝命趣
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
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
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

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
事詎不為起自號漫塘病叟年七十四卒鄉人罷市走
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朝廷嘉其節謚
曰文清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
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字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
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諉不獲某無田可耕某
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
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
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籍貸以繼
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
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為也宰隱居三
十年澹如一日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錐愽考訓注而自得之爲眞蒙齋袁甫表其
墓謂其德履周密才力精强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
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有漫涪
文集三十卷語録十卷行於世

授太常丞勑

勑朝奉郎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劉宰聖人與
曾點説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
天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
政之久者相爲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颷朕
甚嘉之拔之槃澗丞我奉常幡然壹来尚不負國人之
望可依前朝奉郎特授行太常寺丞奉勑如右牒到奉
行

端平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祭漫塘劉先生文

尚書實齋王遂

嗚呼先生道伊周而節夷齊政乖戾而行紫芝之朝廷不能致其材爲柱石廟堂不能得其智爲蓍龜但見左右抗陳辭榮而請代不可勝計而中外識者以先生出處占國之興衰然而孝孳孳而念親忠切切以憂時士之聞風而興起者皆知老吾老而幼吾幼民之憔悴無聊者甚於溺已溺而飢已飢獨有豐年則築倉而平糴歲荒則發廩而爲糜達之橋梁道路豁然而四達鄉之大小役使欣然惟義之歸雖細氈廣厦莫見先生之宏論崇議而高文鉅筆猶刻之深山峭壁之豐碑謂德在人

者必享其報當其祿者將至于期順天子命遂以召先生者既不可得而岳神之許其年者病逾歲而竟遘將二者無所致詰抑大廈非一木之能支自今以往疑無所質惑無所辭將如河江明而失維楫悔無以知過無以攻必且舞鰍鱔而號狐狸聚飢民萬計而飲之食之者誰之力過三軍之衆而不敢犯者誰之爲其小者若此大者誰與之謀惟嗚呼有盡者先生之悲無窮者先生之思蓋慟胃而流涕反袂而痛哭者所以爲天下計而寧爲師友之情覙戚之私

又　郡太守復齋吳潛

嗚呼惟公造道之與培德之基學根六經行守四維臧攜幼老扶起孔姬有天爵之綦貴而人爵之不廖薦書

所以通籍也公則強項而不拜課曆所以考績也公則
澹甚而淋漓宦情之薄輕於毫厘浩然勇退垂三十春
雖不求名上亦簡知升之匠監而不肯就畀之侯藩而
不屑爲威武不能屈排勢不能移行如下惠淸如伯夷
孤風勁節天下高之嗚呼吾先君子所敬者誰內交於
公佩佩偲偲未見父執我心惄飢去秋七月恩蒸節麾
意者仁里瞻望可期而距墻仞百里有奇潛因於臺郡
而不可往公逝於泉石而不可來然而遹角旁午箋尺
交馳如倡斯和如行斯隨半載之全情乎意怡何上元
之浹日朝絕筆而我貽道開緘於信宿心猶豫而狐疑
繼頃刻以聞訃果是夕之巳而怳欝悒而詫噩不覿面
而求離惟平時不以得喪爲榮辱故一旦不以生死爲

惟悲較以兩楹之奠同乎哲人之萎嗚呼昊天不惠乎吾黨一老不可以慭遺嗟百身而莫贖涕與泗以交頤走賓僚而敬吊愧歛袵以陳詞薦生芻之一束惟冥漠其鑒兹

先生遺文

重建鎮江郡治記

朱方襟帶江浙肱髀吳楚拱淮挹海山川阻深爲南東一都會自乘輿去汴都杭無關塞形勢指江若海爲固而視淮爲邊是郡介其間上蔽京邑下壁天塹爲巨鎮雄壘與建鄴廣陵相連徜多事以來備守堅險揆昔爲益藩殆非才具全德量偹者天子不輕以符畀端平乙未夏五月上御便殿觀二三輔臣疇咨鎮江守臣僉曰

惟臣吳淵可上亟俞既受詔甫戒塗適猘卒噭譟舉大
守治所泊關渡熒燎蔡縣處一爝之闓閣弁潰意叵測
公聞叱徒御督舟師布颿昜大江若平陸不二日達境
攬纏勇往直前時狂黨方奮挺刃恣剽掠或鬭或伍路
籍衢陌不自意公之猝上也睢盱瞷睽弟弟狼顧公氣
壓其兇誠誘其聽不譁聲色人訖按堵於是大加撫馭
蒐什伍藥傷撫己責弛征貫泉予粮火灺舊壞葺室渠
渠凡綠怨可以患厥州者罔不用其極一日命其下曰
民居既植立矣府寺廳事溢民之所也灰燼瓦礫蕪蔽
若爾何以稱幾轉威何以示大藩尊乃研綜帑廩縮用
節力懋遷斎贏塈宛剔心隱市村於素產而嘏狡弗敢舞
厥直募傭於子來而軍毗不定與厥勞心營指授克協

時制始乎宣詔頒春終乎麗譙儀門營翼儼如廊廡肅如廳事雄屹榱桷蟬嫣前後有堂東西有廳軒曰近民閣曰高門左揭仁壽之名右標道院之目書塾講室前後區別吏坐曹廨次序環植版桀剛栗鍥石犀壽自下而高廉級益峻由左而右礰圮孔臏合所建置咸無闕焉郡踐山作郛治所故傳成翼山公因其爨削嵲嶫坯培塿而寓繩墨焉彪分朌峙井井屬屬職乎内則洞直閎巖而璘瑞邃靚窅其外則拿闢碕礒而錯落雄奕也不日而成民大和會屋以程計者凡六百二十五泉粟以緡考總一十五萬八千有奇君子曰是役也薄用而厚存近舉而遠獲不䕺不庳靡輪靡奐盖公以天下之才而用一州是以談咲拱揖百廢具舉北門完鑰賴以

遒重然則弘濟于多艱者獨可無材哉夫應變制難化獷服懾勇也周旋裁處經畫得宜智也保抱携持出之湯火仁也三者備於一身又能據此要害與武備作武勇爲王畿折衝爲三方控制計俾隱然有金阜不變之實誠足以副天子之所責任真可以稱堂堂都會之居守具全德量帶於此可覘矣嗚呼是州也由虞夏春秋嬴劉而下隸吳隸越隸楚曰名邑曰封國曰戰爭形要地自吳晋宋齊而來爲僑州爲留司爲京城曰刺史府曰節度府曰都督府其統隸蓋不知其幾矣爲之主者迭居迭往且賢且否或久或速或輕或重其遷徙又不知其幾矣迨今思之真如傳舍如蘧廬卒莫能與此土相消長撫事感懷可以浩歎今營建於煨燼之餘苟無

以登載歲月滔滔來者無窮孰知再造權輿自公哉又孰知公於此邦值時多艱經畫貽遠若此者哉故掎摭厥實以詔來來尚後之人繼此必葺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上澣書

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漸籍得歲不爲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暴不勝寒穀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饑者載道宰居僻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爲宰言之宰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坐所蕩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

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即嶽祠空廡舂而糜之以與饑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竊自喜日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宰始窘於無繼議所以交人趙若珪王甫聞之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携幼去其室廬以苟旬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絕而絕之綆也而可乎宰曰力竭矣可若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且為書園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閽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

者以是遠近傳流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孰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宰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爲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寇出閔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蕭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寧固有愧於子魚者王甫之爲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王甫之意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所見所聞者力所可至皆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亡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

冠諸篇首云

瀏州先賢録高風卷第一終